

认知叙事学视野中的小说人物研究

唐伟胜

(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515)

提 要: 认知叙事学作为经典叙事学的跨学科延伸,致力于建构叙事阅读的普遍理论,读者对人物的认知过程研究是认知叙事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文重点介绍三类人物认知理论,即人物思维风格的认知研究、人物思维的认知过程及综合的人物认知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我们既可用认知理论来深入研究人物的思维特征,从而更好地理解叙事交流的效果,也可以用认知理论来研究读者对人物及其思维的认知过程。前一种方法是对修辞叙事理论的丰富,后一种方法则是认知诗学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认知叙事学; 思维风格; 人物思维; 修辞理论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13)02-0038-06

Cognitive Narratological Approaches to Fictional Character Analysis

TANG Wei-sheng

Abstract: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extension of Classical Narratology, Cognitive Narratology aims at constructing the general theory of the narrative understanding. The study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behind the reader's comprehension of fictional characters is, therefor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ognitive Narratology. The paper will first present three approaches, all under the canopy of Cognitive Narratology, to fictional character analysis, based upon which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will be drawn between the interpretation-oriented cognitive approach and poetics-oriented cognitive approach. It is argued that the former is an added part of rhetorical narrative theory while the latter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ognitive poetics.

Key words: Cognitive Narratology; mind style; fictional mind; rhetorical narrative theory

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叙事成分,任何叙事理论都必须提出“人物”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物是对现实中真人的模仿,而结构主义叙事学者格雷马斯(Greimas)不考虑人物“心理”特征,将人物定义为“行动元”(actants)。按照人物在叙事中扮演的功能,提出与行动相关的三对共六种“行动元”(actant)概念,即:与愿望、探求和目标相对应的主体和客体(subject/object);与交流相对应的发送者和接收者(sender/receiver);与辅助支持或阻碍相对应的帮助者和阻挠者(helper/opponent)。^[1]当代修辞叙事理论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将叙事人物看成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因子之一,区分了叙事人物的三个组成成分:模仿性(将虚构人物看成真人)、主题性(虚构人物代表某种普遍观念)、合成性(虚构人物是作者建构),读者到底关注人物的哪一个成分取决于“叙事进程”(narrative progression)。^[2]这是人物“模仿性”与“功能性”的综合理论。各种文化政治取向的叙事学则倾向于将人物看成文化观念的“载体”,如女性主义叙事学(如Susan Lanser)认为人物体现性别关系,^[3]马克思主义叙事学(如Frederic Jameson)则认为人物体现具体历史语境中相互对立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另外,“可然世界”叙事理论考察人物“虚构世界”(愿望、义务、想像、知识等)与“文本真实世界”的冲突

关系^[4]。“图式理论”关注人物行动、意图、人物活动的“语境框架”(contextual frame)等图式知识与叙事理解的关联性。^[5]本文集中探讨认知叙事学对人物的研究方法,力图阐明各种理论的出发点和适用性。

一、瑟敏诺:人物“思维风格”的认知研究

“思维风格”(mind style)是英国文评家R.福勒(Fowler)首先提出的术语,用来指“个人心理自我的独特语言表征”^[6],也就是通过语言表述出来的个性思维特征。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代表人物韩礼德(Halliday)对戈尔丁(Golding)小说《继承者》(The Inheritors)中主要人物洛克(Lock)进行了分析,认为洛克的词汇和及物系统反映了该人物不能把握日常概念,对事物间因果关系缺乏理解。^[7]Fowler借鉴Halliday的分析方法,从词汇、句法和及物模式出发,研究小说人物的思维风格。利奇和肖特(Leech & Short)则将“思维风格”定义为对小说世界的“理解或概念化”方式。Leech & Short的研究重心是文体风格,将“思维风格”看成文体分析的一部分,因此强调研究“概念化变异”(conceptual variation)^{[8][9]},也就是研究小说中“突出的”思维风格的语言表征。

不难看到,“思维风格”中有两个关键因素:对世界的认

识方式和语言表征。以前的语言学研究模式主要从语言表征出发来研究“思维风格”忽略了“认识方式”认知诗学(包括认知叙事学)则强调从认知理论角度来考察虚构人物(甚至叙事者或作者)的“思维风格”(包括认知习惯、概念结构等),因此为“思维风格”提供了一个与语言学方法互补的研究视角。请看瑟敏诺(Semino)对路易·德·伯尔尼埃(Louis de Bernieres)的《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中的一个片段的分析^{[9]95-122}:

然而这次他抬起头(也许出于本能)却看见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景象(1)。一朵白色蘑菇模样的东西从天飘落,蘑菇底下悬挂着一个细小人形,奇妙的是,冉冉升起的太阳在蘑菇边缘闪烁不定,终于使它变成了天边的一团火焰(2)。阿里科斯直立地站着,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3)。也许那是天使(4)。它当然一身袭白(5)。他划个十字,想念出一句祷词(6)。他从未听说天使在蘑菇底下飘来飘去,但谁知道呢(7)。看起来,这位天使还带着一块大石头,也许是包裹,悬挂在他脚下的一根绳子上(8)。

.....

他将这位天外来客背进小屋,然后过去打开和他一起落下来的大背包;里边有一个沉重的带按钮的金属盒和一个小发动机(9)。阿里科斯一点也不笨,他认为这位天使带着发动机,多半是想给自己造辆车(10)。

.....

最妙的是,当这位天使想和上帝或某个圣徒通话时,他就摆弄那个金属盒,时而大叫,时而低语,真是有趣(11)。这时,上帝就会回话,说的是天使的语言,听起来十分遥远,而且很不稳定,这让阿里科斯第一次意识到,上帝想让人听他说话原来这么困难(12)。他开始听清了那些经常重复的话,如“查理”、“好极了”、“保持联络”和“罗杰”(13)。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是,这天使带着一只轻型自动手枪,还有很多重重的铁松果,上面的金属杆不让他碰(14)。他以前看过的天使都带着剑或者矛,上帝也在努力现代化,真有意思(15)。(根据Semino引文译出)

选段中很多地方都使用了人物聚焦,阿里科斯将降落伞看成“蘑菇”,将士兵看成“天使”,将无线电发报机看成“金属盒”,将手榴弹看成“松果”,这些都表明聚焦者阿里科斯的大脑中缺少相关概念,是Fowler定义的“词汇不足”(underlexicalization)的典型情况,但仅用“词汇不足”不能完全解释阿里科斯的思维风格。用认知理论的术语,我们可以说阿里科斯缺少相关“图式”知识(如降落伞,无线电通讯及现代武器等),因此造成了认识上的误解。从认知理论的角度,我们可以分析阿里科斯思维风格的某些特点。首先,阿里科斯从天外来客“一身袭白”开始使用“天使”图式来解释看到的一切:天使通过金属盒与上帝通话,上帝也操着天使的语言回话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很多现象并不符合“天使”图式,但阿里科斯仍然试图将这些现象纳入到既有图式之中,而不是“刷新图式”(schema refreshment)^[10]:比如,“天使在蘑菇底下飘

来飘去”;天使带着“手枪”,而不是“剑或矛”等。这说明,阿里科斯习惯采用“自上而下”(top-down)的认知策略来解释新现象。其次,阿里科斯具有“隐喻”思维,即使用熟悉的现象来理解相似的但不熟悉的现象。他将“降落伞”看成“蘑菇”,是基于二者在形状和颜色上的相似,他将“手榴弹”看成“金属松果”也是基于二者形状的相似。最后,阿里科斯使用的“图式”和“隐喻”表明,他喜欢使用宗教和自然的图式来理解新经验,但他的相关知识极度缺乏,因此他的自然世界和超自然世界界限模糊,上帝和天使可以幻化为人类世界的许多具体形状。

Semino还使用隐喻和映射理论分析了约翰·福尔斯《收藏者》(*The Collector*)中弗里德里克·克里格(Frederick Clegg)的思维风格。该小说中,主人公Clegg的思维风格可以概括为,他从蝴蝶域到米兰达(Miranda)域建立的系统映射:他不仅在蝴蝶和Miranda的特性和行为之间不断进行隐喻对应,而且还有用蝴蝶和收集蝴蝶来理解经验的整体认知倾向,这体现了他不符合文化普遍认知倾向的变态思维风格。在下面选段中, Miranda主动提出以性作为Clegg释放她的条件,这让Clegg很不齿:

她(米兰达)就像一只幼虫,本来需要三个月才成熟,却想几天就长大。我知道这不会有好结果,她总是那样迫不及待。

在这里,Clegg使用蝴蝶幼虫作为源输入空间(source input space),把它投射到Miranda这个目标输入空间(target input space)。按照马克·特纳的投射理论,这个过程建立了一个“种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混合空间”(blended space)^[11]。在这里,种属空间是“某些物体需要一定数量的时间才能长大”,在混合空间里, Miranda和幼虫混合,发展性关系需要的时间与幼虫成长需要的时间混合, Miranda迫不及待地提出性关系与幼虫想几天就长大混合。值得注意的是,在混合空间里,Clegg将“发展性关系需要的时间”这一纯主观事件与“幼虫成长需要的时间”这一纯客观事件相提并论,认为Miranda的要求有违自然规律,从而开始觉得她不值得尊重。Clegg对Miranda态度的这一转变导致当后者患了肺炎后,他不及时采取行动。

图式、隐喻和映射理论本来是用来解释读者理解故事(或阐释者理解语言)认知机制的理论,但Semino很有成效地将这套理论用于分析叙事中人物的思维风格,补充了传统的语言学分析方法。Semino的方法解决的不是读者理解叙事的心理过程,而是利用认知理论来帮助解释人物的认知习惯和概念结构,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更有效地解释人物的行为逻辑。严格地说, Semino的研究方法是用认知理论来研究叙事的修辞问题,服务于叙事的具体阐释。下面介绍艾伦·帕默(Alan Palmer)的小说人物思维理论,重点在于读者对小说人物思维的认知过程。

二、A. 帕默: 人物思维的认知诗学

小说中人物思维(或意识)一直都是叙事学研究的重要

方面之一。经典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G. Genette)在《叙事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中,将叙事中人物思维的表达方式与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放在一起讨论。根据叙事者与人物话语的距离关系区分了三种形式:直接式、间接式(包括自由间接引语)和叙述式。直接式中,叙事者完全模仿人物的话语,两者没有距离;间接式中,叙事者可以根据需要对人物话语加工改造,两者的距离可远可近;叙述式则完全由叙事者来叙述人物的话语,两者距离最大。^[12]多里·柯恩在《透明的思维》(1978)中,对虚构叙事中的人物思维作了类似的区分:引用的独白(quoted monologue 相当于直接式)、心理叙述(psychonarration 相当于间接式)及叙述的独白(narrated monologue 相当于自由间接式)^[13]。然而,无论Genette还是Cohn都仅从叙事形式策略角度对虚构人物的意识或思维进行了区分,而且都仅研究明确叙述出来的人物意识,没有涉及隐藏在人物行动中的思维。在Palmer看来,明确叙述出来的人物意识仅是人物意识的“冰山一角”,读者如何在叙事文本世界中建构统一的人物意识更值得研究,而这正是Palmer《虚构思维》(2004)一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Palmer定义的“思维”(mind)有两大特征:首先,“思维”指“行动中的社会性的思维”,其次,“思维”指“在物质语境中有目的性的心理机能”^[14]¹¹。因此,虚构叙事的读者必须在文本世界提供的社会语境中,通过考察人物思想和行动以建构统一的人物“思维”,这样才能理解叙事世界。

读者可以从人物的行动中发现或推断人物的心理和动机,这一点早被许多文论家注意到。卡勒(J. Culler)在《结构主义诗学》中这样论述:

当小说中人物完成一个行动,读者依靠人类知识在行动与意图、行为与性格之间建立联系,从而赋予行动以意义。……多数文学,尤其叙事文学,其效果取决于读者愿意将文本讲述的内容与人类日常关注的东西联系起来,取决于读者根据完整和连贯模式建构的人物行为和反应。^[15]

在这里,Culler虽然注意到了人物行动与心理的关系,并提到读者如何从文本中建构人物心理,但他没有具体考察读者的这一认知过程。Palmer利用莱恩(Ryan)提出的“可然世界”叙事理论,认为读者在进入叙事世界时会自动采用“最小偏离原则”(principle of minimal departure)^[4]²³,即读者建构虚构人物思维时,会首先采用真实生活中对他人思维的建构策略,除非文本世界明确对此建构提出挑战。也就是说,读者使用已经建立的或预先储存的关于现实生活中其他思维的知识来处理虚构人物的思维。由于虚构人物肯定是不完全的,需要(关于思维、行动、语境、因果等的)框架、草案和优先规则(preference rule)来填补故事世界中的空白,提供预设,以使读者能够从文本中建构有意识的思维。与此同时,读者会汇聚分散在文本中的关于某个特定人物的信息,建构足以使文本细节连贯的统一的虚构人物意识。^[14]¹⁷⁵⁻¹⁷⁶在这个认知过程中,人物思维表征的几类文本策略(如内心话语、直接思维、自由间接思维、叙述思维等)只起非常有限的作用,大量的建

构是由读者通过人物行动来进行的。^①^[16]Palmer认为,人物的行动可分为身体层面和心理层面,心理层面(尤其是信仰和欲望)为身体层面的行动提供动机、理由、意图。心理层面结构包括“对过去的记忆,与现在有关的动机和理由,与未来后果相关的意图和决定等。因此,当叙事者和读者一起建构出有连续意识的人物时,他们也就创造出了连续的行动过程。”^[14]¹²⁰事实上,从一个看似很简单的“纯行动”描写中,读者可能建构出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过程。例如,读到“警察举起手,让那辆车停了下来”,读者会自动(甚至是无意识地)建构警察和驾驶员的心理状态:

- (1) 警察看见了那辆车
- (2) 警察意识到他应该让那辆车停下来
- (3) 警察决定让那辆车停下来
- (4) 于是警察完成了举手的动作
- (5) 驾驶员看见警察举手
- (6) 驾驶员理解了警察动作的含义
- (7) 驾驶员意识到他应该遵照警察的动作
- (8) 驾驶员决定刹车
- (9) 于是驾驶员完成了刹车的动作^[17]

Palmer进一步提出,虚构人物思维和行动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而是构成一个思维—行动连续体(thought-action continuum),置于特定的上下文中,读者能从行动中推断人物思维。比如以下一组句子就很难区分到底是行动还是思维表征:

- (1) “……”罗蒂洋洋得意地说。
- (2) 酒吧招待焦急地问。
- (3) “……”亚当勇敢地说。
- (4) 蓝斯伯语气坚定地又说了一遍。

Palmer还探讨了思维的社会性质,即群体思维(intermmental thought)。群体思维与群体行动之间互为因果,同样难以明确区分。群体思维及行动可用来形成并维持群体价值和规约。群体与群体思维之间以及群体与个体思维都可能形成对照或冲突。如以下引段中:

- (a) 在窗边,(天使们)可以看见前来参加晚会的客人。
- (b) 尽管下着雨,前来聚会的人还是很多……(c) 有人“哦”、“啊”地对斗篷表示赞赏,也有人不屑一顾地直抽鼻子……
- (d) 一群“聪明小子”兴冲冲地到处乱窜……(e) 一些不请自到的人误穿了维多利亚式盛装,(f) 给人发现,被轰出门外。(g) 他们忙不迭地赶回家,换套衣服再来。(h) 谁都不想错过爱普夫人的首次演出。(i) 但天使们隐约感到一丝

① 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与“从行动中建构人物思维”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多,这类研究被统称为“思维阅读”(mind-reading)或“思维理论”(Theory of Mind)。丽莎·桑塞恩(Lisa Zunshine)认为思维理论是文学存在的关键所在,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过程似乎根置于“我们能够赋予语言建构的人物以各种思想、情感、欲望的潜力,并能够寻找‘线索’去猜测人物的内心,预测他们的行动”。

不安。

(a) 是一个集体意识,(b) 是另一群体的集体决定,(c) 是集体行动,其中的描写词汇暗示了不同群体的心理状态,体现了群体间的冲突,(d) 描写了另一群体的行动,(e) 包含了第四个群体的行动,由于穿错了衣服,被有着不同价值观的群体(f) 给轰出门外,(g) 句中,(e) 代表的群体决定遵守群体(f) 的规约,(h) 解释以上所有群体的心理状态(激动、期待等),(i) 则又回复到第一群体,叙述了该群体的心理。可以看见,引段中不同群体之间不仅在行动上形成了冲突,在行动背后的群体价值和规约也形成了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同时,群体思维和人物个体思维之间可能形成多层次冲突,从而构成很多叙事的“兴趣点”。

Palmer 强调读者从人物行动背后理解其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将行动和思维等同起来。事实上,Palmer 认为虚构小说的实质就是“表现虚构心理机能”^{[14]5},从而将小说研究的重心引向人物思维(包括认知、感知、性情、感觉、信仰和情感等)的研究。读者理解人物行动的过程就是理解人物思维的过程,人物行动和思维相伴而生,但思维往往不像行动那样在小说中得到明确表述,因此 Palmer 使用“嵌入叙事”(embedded narrative)这一术语来指称“镶嵌”在行动中的人物思维,其核心是系统分析隐藏在人物行动背后的心理结构,以及理解这些心理结构对理解故事情节的重要性。不难看出 Palmer 人物思维理论的优势:(1) 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人物思维分析框架和工具;(2) 较之结构主义的形式分析方法,Palmer 注重人物思维的社会性和目的性,对叙事情节的构成和发展具有更大的解释力;(3) 纳入读者的认知因素,可以解释读者对人物思维的建构过程。

必须注意,Palmer 的“嵌入叙事”概念与 Ryan 在“可然世界”叙事理论中讨论的“嵌入叙事”有较大差别:前者用“嵌入叙事”来指称人物思维,指人物思维“镶嵌”在人物行动中;后者用“嵌入叙事”来指称人物的“幻想世界”(F-world),指“镶嵌”在“文本真实世界”中的人物内心世界(梦想、幻觉等)^{[4]114-133}。当然,Palmer 的“嵌入叙事”与 Genette 的“嵌入叙事”差异更为明显:后者是叙事的一种形式,由故事中人物讲述的故事,指“镶嵌”在故事中的故事。

值得指出的是,Palmer 的虚构人物思维理论虽然强调思维的社会性,但该理论并不涉及人物思维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而是考察人物思维如何在其所属的故事世界中起作用:比如读者对故事世界中人物思维的认知过程,人物思维间的冲突与情节构成的关系等,也就是说,该理论中的“社会”指文本世界中“社会”,而非文本外的社会,“读者”指进入文本世界内的“读者”,而非有血有肉的实际读者。总之,Palmer 的虚构人物思维理论探讨的是叙事文本的认知机能,而不是具体文本的具体阐释,因此可以把它看作“虚构人物思维的认知诗学”,或者结构主义叙事学关于人物意识理论在认知叙事理论语境中的延伸。

三、综合的人物认知理论

Semino 主要论述人物的思维风格,Palmer 主要论述人物思维的特征及读者对人物思维的建构过程,虽然二者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了对人物的阅读,但他们没有提出完整的人物认知理论。完整的人物认知理论应该阐明哪些因素参与读者对人物的认知,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及该认知过程的主要特征。

众所周知,我们理解外部世界时有两个普遍的信息来源,一是来自外部的“刺激物”,二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或经验(也就是“图式”知识)。我们既可以采取“自下而上”的认知过程,也就是从具体“刺激物”出发来理解外部世界,也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也就是从已经拥有的图式知识出发来理解外部世界,但在更多情况下,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而且可能是循环的(即看到的影响知道的,知道的影响看到的)。卡尔佩珀(J. Culpeper)借鉴范·岱克(Van Dijk)的认知表征模式,建立了文学人物的认知模式。该模式由五个部分组成,包括“人物图式知识”、“人物印象的情景模型”、“人物命题的文本基础”、“人物表达形式的表层结构”和“人物阅读控制系统”,其中“人物图式知识”指读者已经储存在读者长时记忆中的人物认知原型,“人物印象的情景模型”指读者对人物“目标、信仰、特征、情感和社会关系的推断”,“人物命题的文本基础”指读者从文本中推断出来的对人物的结论,“人物表达形式的表层结构”指读者在文本中读到的关于人物的表达形式,“人物阅读控制系统”指读者的阅读动机,该动机影响读者愿意付出的认知努力程度。^[18]“表层结构”导致对人物形成“命题”基础,“命题”基础有助于形成推断人物的“情景模型”,“情景模型”则可以激活读者的“图式知识”,这是自下而上的理解过程。与此同时,“图式知识”可以直接帮助读者建立“情景模型”并到“文本基础”和“表层结构”中去寻找依据,这是自上而下的理解过程。这两个过程可能同时进行,并互相作用。比如叙事阅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读者先自上而下建立起“图式人物模型”,但最终被按“文本基础”和“表层结构”自下而上建立的模型所取代。“阅读控制系统”则对整个认知过程实施监控,决定读者对人物认知投入的程度和分配。值得注意的是,Culpeper 讨论了影响“控制系统”的两类因素,一是作者因素,比如作者会希望读者为主要人物,或发生变化的人物投入更多认知努力;二是读者自己的因素,处于某种实际的原因,读者可能对某些人物更感兴趣,因此愿意为之投入更多努力,以换取更大的认知回报。^[18]Culper 这里讨论的实际上是两个认知位置:前者是“作者的读者”认知位置^[19],即按照文本/文类要求去理解人物,后者是“实际的读者”认知位置,即从读者的具体历史语境去理解人物。不难看出,两个认知位置可能获得不同的结论,但遵循同样的认知过程。

R. 施奈德(R. Schneider)将文学人物视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结合文本信息和心理资源建构的心理模型”(mental

model) ”因此 来自文本和读者的信息都参与人物心理模型的建构。和 Culpeper 相比, Schneider 更加细致地分析了各种信息的形式。文本方面的信息包括: (1) 叙事者、人物自己或其他人物对人物特征、语言或非语言行为、外表外貌、身体语言的描写及表现; (2) 意识的呈现及人物的思维风格(mind - style); (3) 从虚构空间和人物的呈现中转喻性推断出来的人物特征。读者方面 几乎所有世界知识都可派上用场, 尤其是读者的社会知识(如“社会定型”) 和文学知识域中的图式和范畴。Schneider 特别提到了情感在人物心理模型建构的重要作用。他将虚构人物接受过程中发生的情感分为两类, 一类是读者对虚构世界中人物的情感反应(如害怕、恐惧、希望等), 另一类是读者对人物产生的美学特质的反应。对文学人物的情感反应包括对人物所处情景及其结局的移情想象, 而移情与否则取决于读者对人物所作的评价, 评价基础是读者已有的个人价值系统或文本内价值评价线索; 对文学人物美学特质的反应取决于适当的“突出”成分。^[20]不难看出, 和 Culpeper 相比, Schneider 在其“心理模型”中增加了“情感”部分, 更全面地概括了读者对叙事人物的认知内容, 但不论是移情情感反应还是美学情感反应, 都仍然来自文本信息和读者图式知识的结合。

Schneider 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对人物心理模型动态建构过程的论述。他将“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描述为: 首先, 读者以“范畴化”作为优先原则, 即首先将人物同化到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结构中。当这些过程遇到不匹配的文本信息时, 读者要么不理睬这些信息, 要么对范畴进行修改, 以融入新的信息, Schneider 称这个过程为“个性化”。当读者读到的信息与范畴基本特征直接矛盾时, 读者需进入“去范畴化”的过程, 即彻底改变现在的人物模型, 进入另一个模型建构的新程序。根据范畴化产生的来源, Schneider 区分了三类“范畴化”, 即“社会范畴化”、“文学范畴化”和“基于文本的范畴化”。“社会范畴化”的文本线索主要是名词短语(表示职业和社会角色), 如“老师”、“牧师”或“寡妇”等。当读者在人物中发现文学类型人物的特征, 或者当读者能够激活一个有人物插槽(slot) 的文类图式时, “文学范畴化”就会产生。比如, 在成长小说中, 读者期待至少有一个人物从童年经过少年长大成人, 而且至少有另外一个人物提供指导和帮助, 即导师人物。“基于文本的范畴化”的可靠文本线索包括“总是”、“从不”和其他一些表明人物的习惯或稳定性格的词汇, 比如人物出场时, (可靠) 叙事者说, “沃特·埃里奥特的性格彻头彻尾都是虚荣二字”, 读者就只可能期待符合这一性格的行为。这三个“范畴化”都可能经历“个性化”和“去范畴化”过程。

Schneider 将人物接受中“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称为“个人化”。他认为, 这个认知过程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读者缺乏必要的范畴知识, 因此无法将人物范畴化, 也可能是文本策略本身就支持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 比如, 叙述者在行动中引出人物, 不做评论, 或者让其他人物对该人物做出互为矛盾

的描述等。

论述完人物认知过程中的“范畴化”和“个人化”策略之后, Schneider 评论道:

关于个人化和范畴化人物模型的区分, 至今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是读者在文学理论方面所受的训练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人物接受过程。有些理论倾向于让读者去寻找人物范畴。比如, 心理分析理论提供搜索策略, 帮助读者去发现俄底浦斯情节; 熟悉女性批评或后殖民理论的读者也许一开始就会去仔细寻找那些边缘化的、地位低下的或有颠覆性的人物。如果读者从这些理论视阈读小说, 他们会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自上而下的知识和评价结构, 从而使他们的阅读有别于其他人。相反, 其他一些理论则提出应该对人物形成个人化印象。比如, 在解构阅读中, 一个主要的阅读策略是寻找文本中的自相矛盾和互相抵牾之处。首次读一部小说时, 批评家和理论家是否使用非学术、非专业的阅读策略, 只是后来当他们需要发表文章时才使用代表其批评学派的阅读策略, 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在从不同批评和理论视阈对同一部小说所做的众多批评阅读中追溯一下, 这些批评选用了什么样的人物接受模式以适合其批评框架, 这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19]

我们认为, 不能将“人物接受模式”与“批评框架”混为一谈。“范畴化”与“个人化”是人物认知的两种模式, 可以用来解释使用任何批评框架的读者的认知过程。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解构理论与普通阅读的区别仅在于关注叙事中不同人物或人物的不同层面, 但就认知模式而言, 它们和普通阅读一样, 都同时需要自上而下的知识结构和自下而上的文本线索(当然, 他们的知识结构以及关注的文本线索可能有很大差异)。同样, “非专业的阅读”与“代表批评学派的阅读”虽然关注的问题和层面不同, 得到阅读结论不同, 但二者的认知模式也是相同的。采用何种认知模式的决定因素是文类, 而不是“批评框架”, 后者决定的是具体读者的阐释结果。因此, 追溯“不同批评和理论视阈对同一部小说所做的众多批评阅读”, 并不能阐明读者的人物认知模式, 却只能阐明具体读者如何使用这些模式, 从而得到完全不同的阐释结果。

四、结语

认知叙事学作为经典叙事学的跨学科延伸, 致力于建构叙事阅读的普遍理论, 读者对人物的认知过程研究是认知叙事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文重点介绍了三类人物认知理论, 即人物思维风格的认知研究、人物思维的认知过程、及综合的人物认知理论。可以看出, 我们既可用认知理论来深入研究人物的思维特征, 从而更好地理解叙事交流的效果, 也可以用认知理论来研究读者对人物及其思维的认知过程。前一种方法是对修辞叙事理论的丰富, 后一种方法则是认知诗学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 前一种方法主要用认知相关理论来进行具体叙事的阐释, 而后一种方法则旨在建构叙事人物认

知过程的普遍理论。虽然认知叙事学并不排斥以阐释为旨归的研究,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差异,并加以仔细鉴别^①。

参考文献:

[1] Selden, 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M].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6: 59.

[2] Phelan, James. *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 Character, Prog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3.

[3] Lanser, Susan. Towards a Feminist Narratology [J]. *Style*, 1986(20): 341-363.

[4] Ryan, Marie-Laure. *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M].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5] Emmott, Catherine. *Narrative Comprehension: A Discourse Perspective*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6] Fowler, R. *Linguistics and the Novel*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03.

[7] Halliday, M. A. K. Linguistic Function and Literary Style: 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William Golding's *The Inheritors* [C]// Chatman, S. *Literary Style: A Sympos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30-368.

[8] Leech, G. N. and M. H. Short. *Style in Fiction* [M]. London: Longman, 1981.

[9] Semino, E. A Cognitive Stylistic Approach to Mind Style in Narrative Fiction [C]// Elena Semino and Jonathan Culpeper. *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95-122.

[10] Cook, G.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The Interplay of Form and Min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1] Turner, M. *The Literary Mind* [M].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86.

[12]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 [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115-117.

[13] Cohn, Dorrit. *Transparent Minds: Narrative Modes for Presenting Consciousness in Fiction*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14] Palmer, Alan. *Fictional Minds* [M].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4.

[15] Culler J.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 142-144.

[16] Zunshine, Lisa. Theory of Mind and Experi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Fictional Consciousness [J]. *Narrative* 2003

(11): 270-291. 中文译本见《叙事》(中国版)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17] Palmer, Alan. The Mind Beyond the Skin [C]//David Herman.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Stanford: CSLI, 2003: 325-326.

[18] Culpeper, Jonathan. A Cognitive stylistics approach to characterization [C]// Elena Semino and Jonathan Culpeper. *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251-277.

[19] Rabinowitz, Peter J. *Before Reading: 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 Schneider, Ralf. Towards a Cognitive Theory of Literary Character: The Dynamics of Mental-Model Construction [J]. *Style* 2001(35): 607-640.

[21] Stockwell, Peter.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2] 唐伟胜. 阅读效果还是心理表征?——修辞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的分歧与联系 [J]. *外国文学评论*, 2008(4): 35-44.

收稿日期: 2012-09-15

基金项目: 广东省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认知叙事学理论与实践研究”(08K04)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唐伟胜,男,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叙事理论与叙事批评、现当代美国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欧阳亚丽

^① 学界普遍认为,认知诗学的价值不是为文本提供新的阐释,而是提供系统框架来描写和解释某种阐释的形成过程。见参考文献[21]和[22]。